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宋史卷三百六十七 八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祿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九百九十五　史部

宋史卷三百六十七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二十六

李顯忠　楊存中　郭浩　楊政

李顯忠綏德軍青澗人也初名世輔南歸賜名顯忠由唐以來世襲蘇尾九族廵檢初其母當産數日不能免有僧過門曰所孕乃奇男子當以劒矢𡨋母旁即生已

而果生顯忠立於蕁咸異之年十七投效用隨父永奇出入行陣金人犯鄜延經略王庶命永奇募間者得張琦更求一人顯忠請行永奇曰汝未涉歷行必累琦顯忠曰顯忠年小膽氣不小必不累琦當與琦俱有敵人夜宿陶穴顯忠縋穴中得十七人皆殺之取首二級馬二匹餘馬悉折其足庶大奇之補承信郎充隊將由是始知名轉武翼郎充副將金人陷延安授顯忠父子官永奇聚泣曰我宋臣也世襲國恩乃為彼用邪會劉豫

令顯忠帥馬軍赴東京永奇密戒之曰汝若得乗機即
歸本朝無以我故貳其志事成我亦不朽矣顯忠至東
京劉麟喜之授南路鈐轄乃密遣其客雷燦以蠟書赴
行在已而豫廢烏珠以萬騎馳獵淮上與顯忠獨立馬
圜場間顯忠戒吴俊往探淮水可度馬處欲執瓦木歸
朝俊還顯忠馳問之為竹刺傷馬而止烏珠授顯忠承
宣使知同州顯忠至鄜省侍永奇教顯忠曰同州入南
山乃金人往來驛路汝可於此擒其帥渡洛渭由商虢

歸朝第報我知我當以兵取延安而歸顯忠赴同州即遣黄士成等持書由蜀至吳報歸朝事元帥薩里罕來同州顯忠以計執之馳出城至洛河舟船後期不得度與追騎屢戰皆勝顯忠憩高原望追騎益多乃與薩里罕折箭爲誓不得殺同州人不得害我骨肉皆許之遂推之下山崖追兵爭救得免顯忠攜老幼長驅而北至鄜城縣急遣人告永奇永奇即挈家出城至馬翅谷口爲金人所及家屬二百口皆遇害是日天昏大雪延

安人聞之皆泣下顯忠僅以二十六人奔夏國夏人問故顯忠泣具言父母妻子之亡切齒疾首恨不即死願得二十萬人生擒薩里罕取陜西五路歸於夏顯忠亦得報不共戴天之讐夏主曰爾能爲立功則不靳借兵時有酋豪號青面夜叉者久爲夏國患乃令顯忠圖之請三千騎晝夜疾馳奄至其帳擒之以歸夏主大悅即出二十萬騎以文臣王樞武臣哆訛為陜西招撫使顯忠爲延安招撫使時紹興九年二月十四日也顯忠

引兵至延安總管趙惟清大呼曰鄜延路今復歸宋矣已有赦書顯忠與官吏觀赦書列拜顯忠大哭衆皆哭百姓哭聲不絶乃以舊部八百餘騎往見王樞哆訛諭之曰顯忠已得延安府見講和赦書招撫可以本部軍歸國哆訛不從曰初經略乞兵來取陝西今既到此乃令我歸耶顯忠知勢不可乃出刀斫哆訛不及擒王樞縛之夏人以鐵鷂子軍來顯忠以所部拒之馳揮雙刀所向披靡夏兵大潰殺死蹂踐無慮萬人獲馬四萬匹

顯忠揭榜招兵以紹興九年爲文書每得一人予馬一匹旬日間得萬人皆驍勇少壯又擒害其父母弟姪者皆斬於東城之内行至鄜州已有馬步軍四百餘薩里罕在耀州聞顯忠來一夕遁去四州宣撫吴玠遣張振來撫諭云兩國見議和好不可生事可量引軍赴行在遂至河池縣見玠玠撫之曰忠義歸朝惟君第一從行使臣崔臯等六百餘人列拜庭下玠又撫之犒以銀絹詣行府受告勑金帶除指揮使承宣使至行在高宗撫

勞再三賜名加賚又賜田鎮江以崔臯輩克將佐烏珠犯河南命顯忠為招撫司前軍都統制與李貴同破靈壁縣烏珠犯合肥手詔以軍與張俊會顯忠至孔城鎮與敵戰敗之烏珠謂韓常曰李世輔歸宋不曾立功此人敢勇宜且避之乃焚廬江而走顯忠欲追之與死戰俊以奉旨監護慮失顯忠遂各以軍還太后至臨安顯忠入覲加保信軍節度使浙東副總管顯忠熟西邉山川險易因上恢復策忤秦檜意金使言顯忠私遣人過

界遂降官奉祠台州居住復寧國軍節度使升都統制
二十九年金渝盟詔顯忠以本部捍禦遣統制官帝永
壽等以二百騎至安豐軍與金將小韓將軍兵五千人
戰於大人洲敗之俄又增兵萬餘來顯忠率騎軍出自
旦至午氣百倍以大刀斫敵陣敵不能支殺獲甚衆掩
入淮者不可計金主亮犯淮西朝廷命王權拒於合肥
權退保和州又棄軍渡江和州失守金主親統細軍駐
和之鷄龍山將濟采石朝廷詔以顯忠代權命虞允文

趣顯忠交軍軍中大喜於是有采石之捷語在允文傳顯忠退軍沙上得楊存中報車駕至平江可速進兵顯忠選鋭士萬人渡江盡復淮西州郡軍至横山澗與金射鵰軍戰統制頓遇重傷韋永壽死之敵兵敗走金主亮切責諸將不用命諸將弑之而還是役也顯忠所將一萬九千八百六人行賞有差張振功爲最詔賜顯忠五子金帶授顯忠淮南制置使京畿等處招討使擢太尉寧國軍節度使主管侍衛馬軍司　公事赴行在孝宗

即位賜田百頃兼權池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節制
軍馬隆興元年兼淮西招撫使時金主襃新立山東河
北豪傑蠭起耶律諸部兵數十萬據數郡之地太行山
忠義耿京王世隆輩皆欲挈地還於朝金懼亟請和顯
忠陰結金統軍蕭琦為內應請出師自宿亳趨汴由汴
京以通關陝關陝既通則鄜延一路熟知顯忠威名必
皆響應且欲起其舊部曲可得數萬人以取河東時張
浚開都督府四月命顯忠渡江督戰乃自濠梁渡淮至

陡溝琦背約用拐子馬來拒與戰敗之琦復背城列陣顯忠躬率將士鏖戰琦敗走遂復靈壁入城宣布德意不戮一人中原歸附者踵接時邵宏淵圍虹縣未下顯忠遣靈壁降卒開諭禍福金貴戚大周仁富察圖們等皆出降宏淵恥功不自已出又有降千户訴宏淵之卒奪其佩刀顯忠立斬之由是二將益不相能六月兵傅宿州城金人來拒顯忠敗之斬其左翼都統及將卒數千人追奔二十餘里宏淵至謂顯忠曰招撫真關西將

軍也顯忠閉營休士爲攻城計宏淵等不從顯忠引麾下揚椿上城開北門不踰時拔其城宏淵等殿後趣之乃始渡濠登城城中巷戰又斬將卒數千人擒八十餘人遂復宿州舉寄居官劉時攝州事揵聞授顯忠開府儀同三司殿前都指揮使妻周氏封國夫人宏淵欲發倉庫犒士卒顯忠不可移軍出城止以見錢犒士士皆不悦金帥孛撒自南京率步騎十萬來晨薄城列大陣顯忠親帥軍遇於城南戰數十合孛撒大敗遂退走統

制李福統領李保各以所部退避皆斬以徇翼日敵益兵至顯忠謂宏淵并力夾擊宏淵按兵不動顯忠獨與所部力戰百餘合殺左翼都統及千戶萬戶斬將卒五千餘人俄增兵復來逼城顯忠用克敵弓射卻之宏淵顧衆曰當此盛夏揺扇於清凉猶不堪況烈日中被甲苦戰乎人心遂揺無鬬志至夜中軍統制周宏鳴鼓大譟陽謂敵兵至與邵世雍劉侁各以所部兵遁繼而統制左士淵統領李彥孚亦遁顯忠移軍入城殿司前軍

統制張訓通馬司統制張師顏池州統制茘澤建康統制張淵各遁去金人乘虛復來攻城顯忠竭力捍禦斬將卒二千餘人積屍與羊馬墻平城東北角敵兵二十餘人已上百餘步顯忠取軍所執斧斫之敵始退邵顯忠曰若使諸軍相與掎角自城外掩擊則敵兵可盡金帥可擒河南之地指日可復矣宏淵又言金添生兵二十萬來儻我軍不返恐不測生變顯忠知宏淵無固志勢不可孤立歎咤曰天未欲平中原耶何沮撓若此是

舉所喪軍資器械殆盡幸而金不復南顯忠以軍還見
浚納印待罪責授果州團練副使潭州安置後朝廷知
其故移撫州乾道改元乃還會稽復防禦使觀察使浙
東副總管賜銀三萬兩絹三萬匹綿一萬兩提舉台州
崇道觀名除威武軍節度使左金吾衛上將軍賜第京
師上奇其狀貌魁傑命繪像閣下復太尉乞祠提舉興
國宮紹興府居住歲賜米二千石淳熙四年召赴行在
提舉萬壽觀奉朝請入見給真奉賜內庫金再葺前所

賜第賜之七月卒年六十九贈開府儀同三司謚忠襄

楊存中本名沂中字正甫紹興間賜名存中代州崞縣人祖宗閔永興軍路總管與唐重同守永興金人陷城迎戰死之父震知麟州建寧砦金人來攻亦死於難存中魁梧沈鷙少警敏誦書數百言力能絶人慨然語人曰大丈夫當以武功取富貴焉用俯首爲腐儒哉於是學孫吳法善射騎宣和末山東河北羣盜四起存中應募擊賊積功至忠翊郎靖康元年金人再圍汴京諸道

兵勤王存中與張俊田師中從信德府守臣梁楊祖以
萬兵入援後隸張俊部曲上問將於俊俊以存中對召
見賜袍帶時元帥府草剏存中晝夜扈衛寢幄不頃刻
去側帝知其忠謹親信之劇賊李昱據任城久不克存
中以數騎入擊殺數百人帝乘高望見介冑盡赤意其
被重創召視之皆汙賊血壯之飲以酒曰酌此血漢存
中請復往帝止之存中曰此賊膽碎即成擒矣遂大破
之復任城遷閤門祇候建炎二年討賊徐明於嘉興先

登主帥將屠城存中力諫止之戮其渠魁而已郡賴以
全遷滎州刺史高宗南渡以勝捷軍從張俊守吳門苗
劉之變又從俊赴難遷貴州團練使尋爲御前右軍統
領金人攻明州又從俊與田師中趙密殊死戰破之以
奇功遷文州防禦使御前中軍統制紹興元年從俊討
李成諸將議多欲分道進存中曰賊勢如此兵分則力
弱又諸將位均勢敵非招討督之必不相爲用俊然之
整軍至豫章存中率兵數千首破賊於玉隆觀追至筠

州賊驍將以衆十萬來援夾河而營存中謂俊曰彼衆我寡擊之當用奇願以騎見屬公以步兵居前俊從之存中夜銜枚渡筠河出西山馳下擊賊俊以步兵夾攻俘八千人諸將夜見存中曰戰未休降卒多忽有變奈何非盡殲之不可存中曰殺降吾不忍諸將轉告俊竟夜坑之乘勝追至九江成遂遁去遷宣州觀察使二年春進神武中軍統制宰相呂頤浩袖勅以授存中俊奏留存中軍中上曰宿衛之帥朕所選爲不可易也存中

亦固辭且謂神武諸帥如韓世忠張俊皆貴擁旄鉞名望至重如臣么麽一旦位與之抗實不自安不許遣中使宣押乃視事兼提舉宿衛親兵時中軍卒不滿五千疲瘵者居半存中請拘神武卒借出於外者歸軍中由是軍政寖修三年嚴州妖賊繆羅據白馬源殺王官存中討平之除帶御器械加保信軍承宣使權發遣鄜延路馬步軍副總管六年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容州觀察使先是張浚視師謀渡淮以圖劉豫倚韓世忠爲

用世忠圖淮陽從俊乞張浚將趙密爲助俊拒之趙鼎語浚曰世忠所欲者趙密爾存中武勇不減於密盍令存中助之浚請於朝故有是命於是存中以八隊萬人趨督府助世忠十月存中與劉猊戰於藕塘大破之猊之初入也淮西宣撫使劉光世欲棄廬州退保太平賊衆十萬已次濠壽間浚命張俊拒之使存中往泗州與俊合及至泗則光世已舍廬去浚遣人諭之曰一人渡江即斬以狥光世不得已還廬駐兵與存中相應賊先

犯定遠縣存中以兵二千襲敗於越家坊既而與猊兵遇藕塘賊據山列陣矢下如雨存中急擊之且使統制吳錫以勁騎五千突其陣陣亂存中鼓大軍乘之自以精騎衝其脅大呼曰破賊矣賊錯愕駭視前軍統制張宗顔自泗來乘背擊之賊大敗猊以首抵謀主李愕曰適見髯將軍鋭不可當果楊殿前也即以數騎遁去餘黨萬人僵立失措存中躍馬叱之皆怖而降麟在順昌孔彥舟方圍光州聞之皆拔砦遁去北方大恐所得賊

舟數百艘車數千兩捷聞帝遣中使勞賜謂宰執曰卿
輩始知朕得人也除保成軍節度使殿前都虞候尋兼
領馬步帥存中奏祖宗置三衙鼎列相制令令臣獨總
非故事也不允七年爲淮南西路制置使將以撫定酈
瓊諸軍不果行語在王德傳九年遷殿前副都指揮使
十年金人叛盟取河南命存中爲淮北宣撫副使引兵
至宿州以步軍退屯於泗金人詭令來告敵騎數百屯
柳子鎮存中欲即擊之或以爲不可存中不聽留王滋

蕭保以千騎守宿自將五百騎夜襲柳子鎮黎明不見
敵而還金人以精兵伏歸路存中知之遂横奔而潰參
議官曾勛不知存中存亡以聞朝廷震恐於是有權宜
退保之命既而存中自壽春渡淮歸泗人心始安冬引
兵還行在十一年烏珠聦順昌之敗復謀來侵詔大合
兵於淮西以待之於是存中以殿司兵三萬卒戍淮與
金人戰於拓臯敗之時張俊爲宣撫使存中爲副使劉
錡爲判官王德爲都統制田師中張子蓋爲統制官金

人以拐子馬翼進存中曰敵恃弓矢吾有以屈之使萬人操長斧如墻而進諸軍皷譟奮擊金人大敗退屯紫金山是役也失將士九百人金人死者以萬計而濠圍猶未解俊與存中錡先議班師會有云濠路已通者俊謂錡曰吾欲與楊太尉耀兵淮上安撫濠梁之民取宣化歸金陵楊太尉則渡瓜州還臨安明日命二帥行諜報金攻濠甚急倉皇復回邀錡會於黄連埠距濠六十里聞城陷矣名存中錡謀之錡謂存中何以處此存中

曰戰爾相公與太尉在後存中當居前錡曰本來救濠濠既已失進無所依人懷歸心勝氣已索此危道也不若退師據險俟其去爲後圖諸將皆曰善㬰足而營遣人俟敵曰已去矣俊自以爲功謂錡毋往命存中與德偕至濠列陣未定烟起城中金人伏騎萬餘分兩翼出存中顧德曰何如德曰德小將焉敢預事存中以策麾軍曰那回諸軍以爲令其走也遂散亂南奔無復紀律金人追殺甚衆後一日韓世忠大軍至已無及矣存中

乃自宣化渡江歸行在加檢校少保開府儀同三司兼領殿前都指揮使蓋録拓臯之功而揜濠梁之敗也十二年徽宗梓宮攢永固陵命存中都護竣事拜少傅以保傅爲管軍自存中始十四年存中請詣太學謁先聖帝曰學校既興武人亦知崇尚如漢羽林士皆通孝經況其他乎二十年封恭國公二十八年拜少師恩數視樞密使存中以凡重地皆有統制官獨荆襄無之請於朝於是荆南襄陽初置諸統制存中在殿巖凡二十五

載權寵日盛太常寺主簿李浩敕令所删定官陸游司
封員外郎王十朋殿中侍御史陳俊卿相繼以爲言三
十一年罷爲太傅醴泉觀使進封同安郡王賜玉帶朝
朔望時金主亮有南侵意存中上備敵十策步帥趙密
謀奪存中權因指爲喜功生事存中聞之上章乞免密
竟代之未幾邊聲日急九月詔存中爲御營宿衛使劉
汜戰敗於瓜州命存中往京口爲守江計虞允文自采
石來會存中與之協力拒敵敵不能濟金主亮死與允

文輕舟渡江以伺敵及金人請和存中奏倹彼得新主之命無遽許之帝如建康詔存中扈蹕因語宰相曰楊存中唯命東西忠無與二朕之郭子儀也金使復請和存中請拘之江口移書審問若能歸我族屬還舊壤損歲幣復白溝之界以通兄弟之好如是則和議可從不然請斬其使亟圖恢復會駕還以存中爲江淮荆襄路宣撫使給舍不書黄命遂寢未幾仍奉祠隆興元年王師潰於符離復起存中爲御營使二年金人再入關請

劄蜀之和尚原以畀之存中入對曰和尚原隴右之藩
要也敵得之則可以下兵秦雍襄議予金人吳璘力爭不從今璘在遠不及知臣若
不言非特負陛下亦有媿於璘近者王師盡銳而後得
之則可以睥睨漢川我得之則可以下兵秦
顧毋棄未幾金人復攻淮甸詔存中同都督江淮事湯
思退罷升都督陛辭賜坐賜玉鞍勒時諸軍各守分地
不相統一存中集諸將調護之於是始更相爲援帝親
札賜之曰諸帥協和互相策應卿之力也會金兵已深

入朝議欲舍淮保江存中持不可乃已金兵在揚州或勸存中擊之存中不敢渡獨臨江固壘以老之金人尋請盟乾道元年班師加昭慶軍節度使復奉祠時興屯田存中獻私田在楚州者三萬九千畝二年卒年六十五以太師致仕追封和王謚武恭高宗追念舊臣爲之出涕賻錢十萬高宗假借諸將眷存中尤深嘗曰朕於存中撫綏之過於子弟濠廬之役親筆戒之曰若不便進當行軍法趙密代領殿帥則擧唐崔祐甫奪王駕鶴

兵權事豫戒大臣及竣事又曰楊存中之罷能朕不安寢者三夕存中天資忠孝敢勇大小二百餘戰身被五十餘創宿衛出入四十年最寡過孝宗以爲舊臣免禮異之常呼郡王而不名父祖及母皆死難存中既顯請於朝宗閔謚忠介震謚忠毅賜廟曰顯忠曰報忠又以家廟祭器爲請遂許祭五世前所無也祖母劉流落蜀隴存中日夜禱祠訪問間闊數千里卒迎以歸御軍寛而有紀所用將士專以才勇選不私部曲之舊李顯忠以

罪斥存中奏爲統制官後爲名將嘗以尅敵弓雖勁而蹶張難遂以意創馬皇弩思巧製工發易中遠人服其精嘗營居鳳山十年而就極山川之勝後獻於朝廷更築室焉又葺園亭於湖山之間高宗爲書水月二字所居建閣以藏御書孝宗題曰風雲慶會之閣子僎工部侍郎僎簽書樞密院事昭慶軍節度使

郭浩字充道順徳軍隴干人父任三班奉職嶶宗時充環慶路第五將部將嘗率百騎抵靈州城下夏人以千

騎追之浩手斬二騎以首還充渭州兵馬都監從种師道進築葺平砦敵據塞水源以渴我師浩率精騎數百奪之敵攻石尖山浩冒陣而前流矢中左脇怒不拔奮力大呼得賊乃已諸軍從之敵遁去由是知名累遷中州刺史欽宗即位進安州團練使以种師道薦召對奏言金人暴露日久思歸乞給輕兵間道馳滑臺時其半度可擊也會和戰異議不能用帝問西事浩曰臣在任已聞蠻警慮夏人必乘間盜邊乞選將設備已而果攻涇

原路取西安州懷德軍紹聖開拓之地復盡失之种師中制置河東辟以自隨建炎元年知原州二年金人取長安涇州守臣㝎大節棄城遁郡人亦降浩遣夜半至郡所將財二百人得金人不殺使之還曰爲語汝將曰我郭浩也欲戰即來決戰金人遂引去升本路兵馬鈐轄知涇州權主管鄜延路經畧安撫時二敵交侵鄜延之東皆金人西北即夏境其屬朝廷者惟保安一軍德靜一砦浩間道之德靜置司招收散亡與敵對壘一年

敵不能犯再除涇原路兵馬鈐轄知涇州浩去夏人復來權帥耿友諒僅以身免一路盡陷張浚爲宣撫處置使以浩爲秦鳳路提點刑獄權經略使知秦州時浚經略陝西有言敵可討者浚意向之諸帥恥於不武莫敢出言浚檄五路帥悉所部兵會於富平浩獨謂敵鋒方銳且當分守其地掎角相援䠞釁而動浚不聽師出果敗五路俱陷帥府皆徙置他所浚復以浩舊官移知鳳翔府寓治寶雞縣又退保和尚原金人抵原下浩與吳

玠隨方捍禦蜀以安全第功遷正任防禦使紹興元年金人破饒風嶺盜梁洋入鳳州攻和尚原浩與吳璘徃援斬獲萬計遷邠州觀察使徙知興元府饑民相聚米倉山爲亂浩討平之徙知利州金人以步騎十餘萬破和尚原進窺川口抵殺金平浩與吳玠大破之遷彰武軍承宣使玠按本路提點刑獄宋萬年隂與敵境通利所覊不同由是與浩意不協朝廷乃徙浩知金州兼永興軍路經略使金州殘弊特甚戶口無幾浩招輯流亡

開營田以其規置頒示諸路他軍以買急仰給朝廷浩
獨積羸錢十萬緡以助戶部朝廷嘉之凡有奏請得以
直達九年改金洋房州節制金人還河南地以浩爲龍
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充陝西宣諭使知金州樓炤行關
中辟浩樞密院都統制節制陝西軍馬十年拜奉國軍
節度使五路階徙知夔州未行移知金州仍永興路經
略安撫使節制陝西河東兼措置河東路忠義軍馬十
一年金人內侵宣撫使胡世將名浩及吳璘楊政會仙

人原授以攻取之策浩遣裨將設伏破之十四年召見
拜檢校少保還鎮賜以御府金器繡鞍仍官一子文資
賜田五十頃浩辭曰臣父子起身行陣不敢忘本願還
文資帝嘉其意别與一子閤職是歲分利州爲東西兩
路以浩爲金房開達州經略安撫使兼知金州樞密
院都統制屯金州仍建帥府十五年卒年五十九贈檢
校少師謚恭毅淳熈元年賜立廟金州
揚政字直夫原州臨涇人崇寧三年夏人舉國大入父

忠戰歿政甫七歲哀號如成人其母奇之曰孝於親者必忠於君此兒其大吾門乎宣和末應募為弓箭手靖康初因拒夏人稍知名建炎間從吳玠擊金人九戰九捷累功至武顯郎紹興元年春金人趨和尚原又攻箭筈關政引兵大破之斬千戸一部長二遷右武大夫十月金兵大集號十萬自寶雞列栅至原下吳玠與相持累日以政統領將兵迎敵日數十合士卒無不一當百復出奇兵斷其糧道敵少却遮擊之獲萬户及首領三

百餘人甲士八百六十人拜恭州刺史時有嫉政者以母妻尚留北境不宜屬以兵權玠不聽政益感奮二年金合步騎數千栅魚龍川口政帥精兵刼破之升隴州團練使移知方山原軍儲芻糓在其中三月金大軍來攻城且下政擊敗之遷知鳳州三年金攻饒風關政從玠戰關下凡六日改明州觀察使四年薩里罕裒精兵十萬欲道仙人關入蜀至上奢田玠築壘於關外政曰此地爲蜀阨塞當堅守時出奇擊之玠用其言金人變

態多端政隨機應之連日百餘戰敵帥督戰益急政命
卒以神臂弓射之又選甲士千餘出山谷斷其兵使不
得進退又出敵不意夜斫其營敵遂遁去追至河池而
還授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環慶路經略安撫使五年
金人攻淮玠命政帥師乘機牽制至秦州一戰而拔撫
定居民秋毫無犯改經畧安撫涇原兼帥環慶利路三
鎮事叢集剖決無滯毋留敵境間遣人省視之母惟勉
以忠義九年春和議成始得迎母及兄弟歸乞祠以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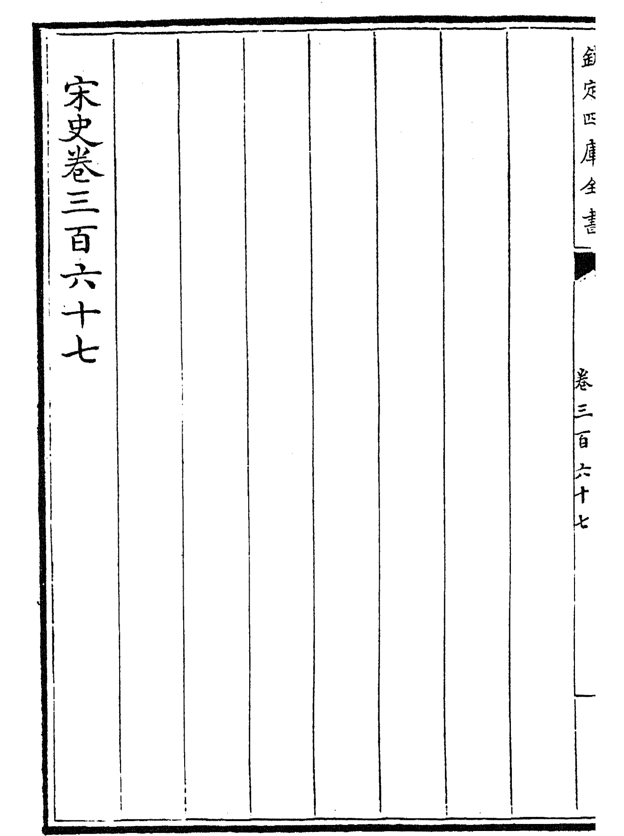
養不許詔封其母感義郡夫人以政爲熙河蘭鞏路經略安撫使知熙州進武康軍承宣使十年徙利州又徙興元會金人渝盟政建迎敵之策兼川陝宣撫副使司都統制政偕統制楊從義刼金人於鳳翔府城南砦敗之獲戰馬數百母卒起復遂帥師趣寶雞渭水上以拒敵衝凡大戰七斬獲甚多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奏鳳翔之捷政奮不顧身功效顯著拜武當軍節度使十一年秋金將胡盞習不祝合軍五萬來攻政與吳璘郭浩

會於仙人原世將授以攻取之策政出和尚原浩出商州以爲援璘駐秦州政引兵夜入隴州界遂趨吳山與金人對壘又敗金萬戶通檢於寶雞時通檢居渭北政欲攻拔其城通檢將精甲萬衆出政帥勇士鏖戰遣裨將突出陣後登山執幟金軍見之大呼曰伏發矣乃驚潰政乘勝掩殺通檢走至城門而橋已絕遂擒之和議成帝召政還軍民詣部使者借留及入見條奏詳明帝善之十三年還鎮加檢校少保賜田五十頃十四年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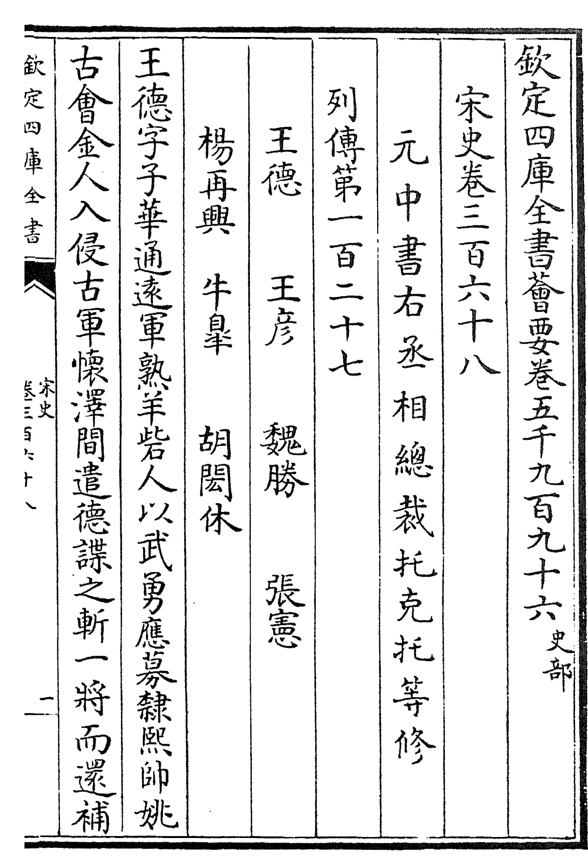
利州爲東西兩路政屯興元府乆之拜太尉二十七年卒年六十贈開府儀同三司謚襄毅政守漢中十八年六堰乆壊失灌漑之利政爲修復漢江水決爲害政築長堤捍之凡利於民者不敢以軍旅廢休兵十餘年未嘗升遷將士上下安之政故爲吳璘裨將及與璘分道建帥執門下之禮益恭世頗賢之

論曰李顯忠生而神奇立功異域父子破家狥國志復中原中罹讒構屢遭廢黜傷哉楊存中出入淮甸無大

勝負典兵最久貴寵獨隆然頗能知幾不阽禍敗其亦有天幸者歟郭浩楊政克左右玠璘兄弟保全川蜀數君子皆人所屬倚以成功者奈何撓於和議頻失事機人心沮喪不得如吉甫方叔受祉振旅以成中興之業惜哉



宋史卷三百六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九百九十六　史部

宋史卷三百六十八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二十七

王德　王彦　魏勝　張憲

楊再興　牛臯　胡閎休

王德字子華通遠軍熟羊砦人以武勇應募隸熙帥姚

古會金人入侵古軍懷澤間遣德諜之斬一將而還補

進武校尉古曰能復往乎德從十六騎徑入隆德府治
執僞守姚太師左右驚擾德手殺數十百人衆愕眙莫
敢前古械姚獻于朝欽宗問狀姚曰臣就縛時止見一
夜叉耳時遂呼德爲王夜叉建炎元年以勤王師倍道
趨闕改隷劉光世平濟南寇李昱池陽寇張遇光世將
先鋒討李成德以百騎覘賊至蔡州上蔡驛口橋賊疑
爲誘騎擁衆欲西德麾騎大呼曰王師大至矣賊駭遁
追殺甚衆成奔新息收散卒復戰賊見光世張蓋行陳

不介冑知為主帥併兵圍之德突圍擁光世還軍遂襲
敗李成授武畧大夫三年春遷前軍統領屯天長金人
攻揚州西軍多潰德趨宣化會叛將張昱張彦圍和州
太守張績求援於德德兵傅城下賊不意其至大潰擒
明接戰斬昱俘其兵騎萬數濟自采石光世方謀討苗
劉之逆迎至建康謂德曰江都之擾諸軍不竄則盜公
可仗義夜涉大江徇國急變遂以軍屬光世會苗劉走
閩中詔德追擊隸韓世忠德欲自致功名而世忠必欲

德爲之使遣親將陳彦章邀德於信州彦章拔佩刀擊
德德殺彦章尸諸市德至浦城斬苗瑀擒馬柔古送行
在世忠訟其擅殺下臺獄侍御史趙㫤按德當死帝命
特原之編管郴州時光世屯九江得楊惟忠所失空頭
黄敕即以便宜復德前軍統制遣平信州妖賊王念經
行次饒州會賊劉文舜圍城德引兵赴之文舜請降德
納而誅之自餘不戮一人謂諸校曰念經聞吾宿留必
不爲備倍道而趨一鼓擒之獻俘于朝詔還舊秩加武

顯大夫榮州刺史四年光世鎮京口以德為都統制金兵復南光世將退保丹陽德請以死捍江諸將恃以自彊分軍扼險渡江襲金人收真揚數郡既而又遇敵於揚州北有被重鎧突陣者德馳叱之重鎧者直前刺德德揮刀迎之即墮馬衆褫駭因麾騎乘之所殺萬計紹興元年平秀州水賊邵青初德與戰于崇明沙親執旗麾兵拔柵以入青軍大潰他日餘黨復索戰諜言將用火牛德笑曰是古法也可一不可再今不知變此成擒

耳先命合軍持淵陳始交萬矢齊發牛皆返奔賊衆殲焉青自縛請命德獻俘行在帝召見便殿問勞褒賞特異遷中亮大夫同州觀察使三年光世宣撫江淮當移屯建康命韓世忠代之德從數十騎自京口逆世忠度將及麾下徒步立道左抗言曰擅殺陳彥章王德迎馬頭請死世忠下馬握其手曰知公好漢鄉來纎介不足寘懷乃設酒盡歡而別是冬知罤草州熙河蘭廓路兵馬鈐轄明年春知蘭州徙屯池陽及當塗爲行營左護軍

前軍統制金兵掠江北破滁州德越江襲奪之追至桑根擒女真萬戶盧孛一人千戶十餘人五年改環慶副總管六年冬劉豫遣麟猊驅鄉兵三十萬分東西道入寇中外甚恐議欲為保江計殿帥楊沂中統制張宗顔田師中及德等分兵禦之大敗猊兵于藕塘猊挺身走麟在順昌聞之亦拔砦遁德追至壽春弗及獲其糧舟四百艘第功除武康軍承宣使真拜相州觀察使七年改熙河蘭廓路副總管行營左護軍都統制駐師合肥

會光世罷宣撫詔德盡護其衆以酈瓊副之瓊與德故等夷恥屈其下率衆叛從劉豫八年命隸張俊名其軍曰銳勝十年解潁昌圍俊檄德就取宿州德倍道自壽春馳至蘄縣與敵游騎遇遂入城偃旗卧鼓騎引去因潛師宿州夜半薄賊營敵將高統軍詰朝壓汴而陳僞守馬秦同知耶律温以三千人阻水邀戰德策馬先濟步騎從之遥謂賊曰吾與金人大小百戰雖名王貴族莫不糜碎爾何為者賊遂投兵降馬秦耶律温馳入閉

門城守德至呼泰諭以逆順乃自縋而下德叱其子順先登泰率温降遣詣行在德乘勝趨亳州俊會于城父時叛將酈瓊屯亳聞德至謂三路都統制曰夜义未易當也遂遁德入亳州白俊曰今兵威已振請乘破竹之勢進取東都俊難之乃班師策功第一拜興寧軍承宣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再遷侍衛親軍馬歩軍都虞候封隴西郡侯十一年金人自合肥入侵游騎及江俊議分軍守南岸德曰淮者江之蔽也棄淮不守是謂唇

亡齒寒也敵數千里遠來餉道決不繼及其未濟急擊
之可以奪氣若遲之使稍安則淮非吾有矣俊猶豫未
許德請益堅曰願父子先越江俟和州下然後宣撫北
渡俊乃許德即渡采石俊督軍繼之宿江中德曰明旦
當會食歷陽已而夜拔和州晨迎俊入敵退保昭關又
擊走之追至栢皐與金人夾河而軍諸將帥皆集惟張
俊後至統制田師中欲待之德怒曰事當機會復何待
徑上馬烏珠以鐵騎十餘萬夾道而陣德曰賊右陣堅

我當先擊之麾軍渡橋首犯其鋒一將被甲躍馬始出

德引弓一發而斃乘勝大呼令萬兵持長斧如牆而進

敵大敗退屯紫金山德復尾擊之劉錡謂德曰昔聞公

威畧如神今果見之請以兄禮事召拜清遠軍節度使

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歷浙東福建總管荊南

副都統制二十五年卒贈檢校少保再贈少傅二子琪

順亦以驍勇聞

王彥字子才上黨人性豪縱喜讀韜畧父奇之使詣京

師隸弓馬子弟所徽宗臨軒閲試補下班祗應為清河
尉從涇原路經畧使种師道兩入夏國有戰功金人攻
汴京彦慨然棄家赴闕求自試從軍時張所為河北招
撫使異其才擢為都統制使率裨將張翼白安民岳飛
等十一將部七千人渡河與金人戰敗之復衛州新鄉
縣傳檄諸郡金人以為大軍至率數萬衆薄彦壘圍之
數匝彦以衆寡不敵潰圍出諸將散歸彦獨保共城西
山遣腹心結兩河豪傑圖再舉金人購求彦急彦慮變

夜寢屢遷其部曲覺之相率刺面作赤心報國誓殺金人八字以示無他意彥益感勵撫愛士卒與同甘苦未幾兩河響應忠義民兵首領傅選孟德劉澤焦文通等皆附之衆十餘萬綿亘數百里皆受彥約束金人患之召其首領俾以大兵破彥壘首領跪而泣曰王都統砦堅如鐵石未易圖也金人乃間遣勁騎撓彥糧道彥勒兵待之斬獲甚衆益治兵刻日大舉告期於東京留守宗澤澤召彥會議乃將兵萬餘渡河金人以重兵襲其

後而不敢擊既至汴京澤大喜令彦宿兵近甸以衛根本彦即以所部兵馬付留守司量帶親兵趨行在時已遣宇文虛中為祈請使議和彦見黄潛善汪伯彦力陳兩河忠義延頸以望王師願因人心大舉北伐言辭憤激大忤時相意遂降旨免對以彦為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差充御營平寇統領時范瓊為平寇前將軍彦知瓊有逆節稱疾不就乞致仕許之知樞密院事張浚宣撫川陜奏彦為前軍統制浚與金將羅索相持於富平

欲大舉初至漢中會諸將議彥獨以為不可曰陝西兵將上下之情皆未相通若少不利則五路俱失不若且屯利閬興洋以固根本敵入境則檄五路兵來援萬一不捷未大失也浚幕府不然其言彥即請為利路鈐轄俄改金均房州安撫使知金州時中原盜賊蠭起加以饑饉無所資食惟蜀富饒巨盜往往窺覦桑仲既陷淮安襄陽乘勢西向均房失守直擣金州白土關衆號三十萬仲彥舊部曲也以申檟請於彥曰仲於公無敢犯

顧假道入蜀就食耳彥乃遣統領官門立為先鋒擊之賊銳甚立戰死將士失色或請避之彥叱曰樞相張公方有事關陝若仲越金而至梁洋則腹背受敵大事去矣敢言避者斬即勒兵趨長沙平阻水據山設伏以待賊見官軍少蟻附搏戰彥執幟一麾士殊死鬬賊敗走彥休士進擊追奔至白磧復房州紹興元年九月權京西南路副總管李忠反擾京西遂攻金州諸關賊衆皆河朔人驍果善戰彥與戰不利關陷彥退屯秦郊令將

士盡伏山谷間焚秦郊積聚偽若遁者秦郊距郡城二十里路坦夷彦募敢死士易麾幟設竒以待閲再宿賊至秦郊官軍逆戰大敗之追襲至秦嶺遂復乾祐縣以歸忠走降劉豫初桑仲既敗還襄陽乃鳩集散亡陷鄧州凶焰復熾南攻德安西據均陽分衆三道一攻注口闗一出馬郎嶺一擣洵陽前軍去金州不三十里彦曰仲以我寡彼衆故分三道以離吾勢法當先破其堅則脆者自走遣副將焦文通禦注口自以親兵營馬郎相

持一月大戰六日賊大敗仲為其下所殺又有王闢董貴祁守中阻兵窺蜀勢雖不及桑仲然小者猶不減數萬彥悉討平之是冬偽齊秦鳳經畧使郭振以數千騎掠白石鎮彥與闕師古併兵禦之賊大敗獲振復秦州張浚承制以彥節制商虢陝華州軍馬三年正月烏珠入侵浚召彥與吳玠劉子羽會于興元薩里罕自上津疾馳不一日至洵陽統制官郭進死之彥退保石泉縣金人入金均彥趨西鄉二月金人攻饒風關彥與吳玠

禦之不能卻闕破彥收餘兵奔達州五月彥遣兵至漢陰縣與劉豫將周貴戰大敗之復金州浚承制進彥保康軍承宣使兼宣撫司參議彥不受五年四月差知荊南府充歸峽荊門公安軍安撫使彥因荊南曠土措置屯田自蜀買牛千七百頭授官兵耕營田八百五十頃分給將士有差六年二月知襄陽府京西南路安撫使彥以岳飛嫌辭浚奏彥為行營前護副軍都統制督府參謀軍事六月以八字軍萬人赴行在至鎮江聞母喪

上疏乞解官不許詔免喪服趣入對遂以為浙西淮東沿海制置副使以所部屯通州之料角七年正月彥因遣將捕亡者於解潛軍中軍士交鬬於市言者論其軍政不肅貶秩二等彥不自安乞終餘服二月復洪州觀察使知邵州彥入辭帝撫勞甚厚曰以卿能牧民故付卿便郡行即召矣九年卒於官年五十彥稱名將當建炎初屢破大敵威聲振河朔時方撓於和議據名之還又奪其兵柄而使之治郡士議惜之彥事親孝居官廉

子弟有戰功不與推賞將死名其弟姪以家財均給之

魏勝字彦威淮陽軍宿遷縣人多智勇善騎射應募為弓箭手徙居山陽紹興三十一年金人將南侵聚芻糧造器械籍諸路民為兵勝躍曰此其時也聚義士三百北渡淮取漣水軍宣布朝廷德意不殺一人漣水民翕然以聽遂取海州郡守渤海髙文富聞勝起遣兵來捕勝距海州南八十里大伊與金兵遇勝迎擊走之追至城下衆驚傳水陸悉有兵城中大恐文富閉門守驅民

上城禦之勝令城外多張旗幟舉煙火為疑兵又遣人
向諸城門諭以金人棄信背盟無名興師本朝寛大愛
民之意城上民聞之即開門勝遣勇鋭者登城樓餘自
門入莫有禦者獨文富與其子安仁率牙兵拒守勝整
軍與安仁父子戰譙門内殺安仁及州兵千餘擒文富
民皆按堵勝權知州事遣人諭朐山懐仁沭陽東海諸
縣皆定乃蠲租税釋罪囚發倉庫犒戰士分忠義士為
五軍紀律明肅部分如宿將勝自兼都統制益募忠義

以圖收復遠近聞之響應旬日得兵數千即具其事報境上帥守蕫給軍裝器甲時帥守雖知金人將渝盟未有發其端者莫敢以聞左軍統制董成謀出西北取沂州勝先遣間還知金兵數萬至沂以我軍器甲未備戒成勿動成不從勝率所部千餘人直入沂州巷戰殺其守及軍士三千餘衆悉降得器甲數萬金人生兵復集競登屋擲瓦擊之成軍幾敗勝欲斬成以其驍勇釋之金人遣同知海州事蒙恬鎮國以兵萬餘取海州抵州

北二十里新橋勝帥兵出迎之設伏於隘陣以待衆殊死戰伏發賊大敗殺鎮國戩千人降三百人軍聲益振山東之民咸欲來附勝傳檄招諭結集以待王師之至沂民壁蒼山者數十萬金人圍之久不下砦首滕㬎告急於勝勝提兵往救之陣於山下金人多伏兵勝兵遇伏皆赴砦金人襲之勝單騎而殿以大刀奮擊金人望見勝知其為將也以五百騎圍之數重勝馳突四擊金陣開復闔戰移時身被數十槍冐刃出圍金兵追之馬

中矢跲步而入砦無敢當者金人又急攻絶其水砦中食乾糒殺牛馬飲血勝默禱而雨驟作金人攻益急周山為營勝度其必復攻海州因間出砦趨城中金人果解蒼山圍自新橋抵城下勝出戰皆捷金分兵四面攻之勝募士登城以禦矢石如雨者七日金兵死傷多遁去勝嘗出戰矢中鼻貫齒不能食猶親禦戰勝起義久朝廷尚未知沿海制置使李寶遣其子公佐由海道覘敵至州始遣忠義將朱震褚道諳行在白勝姓名于執

政始知勝之功焉金主亮舉兵渡淮慮勝睨其後分軍數萬來攻會李寶帥舟師往膠西破金人舟艦勝遣人邀之同擊金人于新橋大敗之金兵未退寶知金舟將遁復以兵登舟備海道金主初命造海艦欲分軍入蘇杭悉以中原民操舟檝民家送衣裘者相告語俟王師至即背之及寶舟入島中適北風勁舟不進有頃反風金人艤舟于岸操舟者望見寶舟謬云此金國兵也俾皆入舟中舟忽至金人不知寶縱火焚其舟舟以赤油

絹為帆風順火熾操舟者皆登岸走金兵在舟中者坐以待縛載之檻車悉獲其舟實既擒勝亦還州為捍禦計金兵至營于城北砂巷列陣將攻闗門先遣人説勝使降勝開門出諭之曰汝主叛盟失信無故興兵我朝以仁義之師來復舊疆汝主渡淮必敗爾等宜早來歸必獲爵賞時金兵已逼闗勝登闗門張樂飲酒犒軍士令固守勿出戰金兵攻之踰時乃少遣士出憑險臨擊之金人知不可攻率軍轉而渡河襲闗後勝斂兵入城

金兵追將及勝獨乘馬逐之叱曰魏勝在此聞之皆辟易士卒後入者不復敢追勝軍以入城金兵徑趨城東欲過砂堰圍城爲營勝先已據堰備之金軍不得過拒戰竟日終不能近有新募士守河者不知金兵遽過河勝恐絶河路亟收軍入城金兵追至東門外黄土坂勝單騎逐之大叱之金兵五百皆望風退勝又追十數里士得入城有不得入者由城南入西門金兵復自西南來襲勝從後叱之金兵駭散手殺數人奏功授閤門祗

候差知海州兼山東路忠義軍都統遣其子昌同峒峿
山首領張榮持旗榜往結山東忠義金兵自新橋闕子
門砂堰之敗殺傷者衆一日黎明乘昏霧四面薄城急
攻勝激厲士卒竭力捍禦矢石交下城上鎔金液投火
牛金兵不能前多死傷乃拔砦走距海州為長垣包州
城于中使不能出及亮死乃解去勝善用大刀能左右
射旗揭曰山東魏勝金人望見即退走勝為旗十數書
其姓名密付諸將遇鏖戰即揭之金兵悉避走初勝起

義時無州郡糧餉之給無府庫倉廩之儲勝經畫市易
課酒榷塩勸糴豪右環海州度視敵兵攻取處築城浚
隍塞闕隘在軍未嘗一日懈弛恒如寇至方糾集遠邇
犒勞士卒期約有日會金主亮被弑金兵北歸王師亦
南還矣初亮聞勝在海州知不可取曰少須他時取之
易耳亮既殞勝益得自治軍旅人皆精鋭獲金諜者犒
以酒食厚賂遣還有自北方來歸者與之同卧起共飲
食示以不疑周其窶貧使之感激自是山東河北歸附

者衆得金人虛實悉以上聞又第其忠義士功能假授
官資因李寶轉達於朝悉如所請金人遣山東路都統
總管以兵十萬攻海州時寶帥海舟水陸並進抵城北
砂巷勝率衆合寶軍大破之斬首不可計堰水為之不
流餘悉奔潰勝獨率兵追北二十里至新橋又破之盡
獲其鞍馬器甲寶亦駐海州為進取計金人復遣五斤
太師發諸路兵二十餘萬來攻海州先遣一軍自州西
南斷勝軍餉道勝擇勇悍士三千餘騎拒于石闥堰金

軍不能進逮夜始還留千人備險隘金兵十萬來奪勝率衆鏖戰殺數千人餘皆遁去下令守險勿追報寶以防海道登舟不復發兵金兵盛集勝力拒之自旦至暮金兵不能奪勝令步卒整隊前行自為殿時百姓以寶既登舟懼金兵大至皆欲入城統制郭蔚閉城門不納人民牛馬蔽野呼號動地城中亦懼勝入城諭以敵勢退怯之狀固守可保無虞乃開門盡納之居無何金兵環城圍數重勝與郭蔚分兵備禦偃旗仆鼓寂若無

人金軍驚疑數日不敢攻已乃植雲梯置砲石四面合圍負土填壕勝俟其近城鳴鼓張旗矢石俱發繼以火牛金液凡三晝夜金兵竟不能近於是罷攻修營壘絕河道謀為固守勝俟其不備掩擊或獨出擾之使不得休息又間夜發兵刧其營或焚其攻具既而金人併力急攻勝告急於李寶寶以聞還報城中已命張子蓋率兵來解圍金人亦知子蓋軍且至已有退意頃之子蓋先帥騎兵至勝出與子蓋議戰事且促其步卒勝出軍

城北砂巷與金軍大戰斬首不可計追數十里餘兵皆遁勝與子蓋議進討子蓋曰受詔解圍不知其他遂率軍還城中疑懼欲隨王師出勝親邀於道而諭之至漣水軍與偕還時都督張浚在建康招勝詢以軍務轉閤門宣贊舍人差充山東路忠義軍都統制兼鎮江府駐劄御前前軍統制仍知海州勝還隆興元年詔以鎮江御前同統制魏全來守海州督府亦遣賈和仲充山東河北路招撫使節制本路軍馬海州駐劄和仲忌勝陰

誘忠義軍使不安勝與辨是非和仲又譊勝於都督惑
之呼勝至鎮江計事罷其職改京東路馬步軍副總管
都督府統制建康府駐劄既而督府知和仲所誣罷之
復勝舊職仍遣鎮江御前後軍屯海州代前軍還鎮江
勝既還海州鎮撫一方民安其政改忠州刺史海州城
西南枕孤山敵至登山瞰城中虛實立見故西南受敵
最劇勝築重城圍山在内敵至則先據之不能害勝嘗
自創如意戰車數百兩砲車數十兩車上為獸面木牌

大槍數十垂氊幕軟牌每車用二人推轂可蔽五十人行則載輜重器甲止則為營掛搭如城壘人馬不能近遇敵又可以禦箭簇列陣則如意車在外以旗蔽障弩車當陣門其上寘床子弩矢大如鑿一矢能射數人發三矢可數百步砲車在陣中施火石砲亦二百步兩陣相近則陣間發弓弩箭砲近陣門則刀斧搶手突出交陣則出騎兵兩廂掩擊得捷拔陣追襲少却則入陣間稍憩士卒不疲進退俱利伺便出擊慮有拒遏預為解

脫計夜習不使人見以其製上于朝詔諸軍遵其式造馬二年以議和撒海州戍命勝知楚州以本州官吏及部兵赴新治詔勝同淮東路安撫使劉寳知髙郵軍劉敏措置盱眙軍楚州一帶勝專一措置清河口時和議尚未決金兵乘其懈以舟載器甲糗糧自清河出欲侵邊勝覘知之身帥忠義士拒于清河口金兵詐稱欲運糧往泗州由清河口入淮勝知其謀欲禦之都統制劉寳以方議和不許金騎軼境勝率諸軍拒於淮陽自卯

至申勝負未决金軍增生兵來勝與之力戰又遣人告急於寶寶在楚州相距四十里堅謂方講和决無戰事迄不發一兵勝矢盡救不至猶依土阜為陣謂士卒曰我當死此得脫者歸報天子乃令步卒居前騎為殿至淮陰東十八里中矢墜馬死年四十五事聞贈保寧軍節度使謚忠壯時淮南未平詔於鎮江府江口鎮立廟賜號褒忠仍俟事定更祠於戰没處且令有司刻木以斂葬于鎮江官其二子郊武功大夫忠州刺史昌承信

郎賜銀千兩絹千匹宅一區田百頃其後使者過淮東始得其詳還言於朝以劉寶不出救兵削兩鎮節鉞沒入家貲貶瓊州死勝所糾集忠義有為賈和仲誘隸别屯及撤戍隔絶者尚五千餘人入京口屯駐前軍郊添差揚州兵馬鈐轄淳熙十五年孝宗語樞臣曰魏勝之子當與優異又曰人材須用而後見使魏勝不因邊釁何以見其才詔郊添差兩浙西路馬步軍副總管

張憲飛愛將也飛破曹成憲與徐慶王貴招降其黨二

萬有郝政率衆走沅州首被白布為成報讐號白巾賊憲一鼓擒之飛遣憲復隨州敵將王嵩不戰而遁進兵鄧州距城三十里遇賊兵數萬迎戰與王萬董先各出騎突擊賊衆大潰遂復鄧州十年金人渝盟入侵憲戰潁昌戰陳州皆大捷復其城烏珠頓兵十二萬于臨潁縣楊再興與戰死之憲繼至破其潰兵八千烏珠夜遁憲將徐慶李山復捷于臨潁東北破其衆六千獲馬百匹追奔十五里中原大震會秦檜主和命飛班師憲亦

還未幾檜與張俊謀殺飛密誘飛部曲以能告飛事者寵以優賞卒無人應聞飛甞欲斬王貴又杖之誘貴告飛貴不肯曰為大將寧免以賞罰用人茍以為怨將不勝其怨檜俊不能屈俊刼貴以私事貴懼而從時又有王俊者善告訐號鵰兒以姦貪屢為憲所裁檜使人諭之俊輒從檜俊謀以憲貴俊皆飛將使其徒自相攻發因及飛父子庶主上不疑俊自為狀付王俊妄言憲謀還飛兵令告王貴使貴執憲憲未至俊預為獄以待之

屬吏王應求白張俊以為密院無推勘法俊不聽親行

鞫煉使憲自誣謂得雲書命憲營還兵計憲被掠無全

膚竟不伏俊手自具獄成告檜械憲至行在下大理寺

檜奏召飛父子證憲事帝曰刑所以止亂勿妄追證動

揺人心檜矯詔召飛父子至万俟卨誣飛使子鵬孫革

致書憲貴令虛申警報以動朝廷雲與憲書規還飛軍

其書皆無有乃妄稱憲貴已焚之矣但以衆證具獄語

在飛傳憲坐死籍家貲紹興三十二年追復龍神衛四

廂都指揮使閬州觀察使贈寧遠軍承宣使錄其家
楊再興賊曹成將也紹興二年岳飛破成入莫邪關第
五將韓順夫解鞍脫甲以所虜婦人佐酒再興率衆直
入其營官軍却殺順夫又殺飛弟翻成敗再興走躍入
澗張憲欲殺之再興曰願執我見岳公遂受縛飛見再
興奇其貌釋之曰吾不汝殺汝當以忠義報國再興拜
謝飛屯襄陽以圖中原遣再興至西京長水縣之業陽
殺孫都統及統制滿在斬五百餘人俘將吏百人餘黨

奔潰明日再戰于孫洪澗破其衆二千復長水得糧二萬石以給軍民盡復西京險要又得偽齊所留馬萬匹芻粟數十萬中原響應復至蔡州焚賊糧飛敗金人于郾城烏珠怒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及韓常兵逼之飛遣子雲當敵鏖戰數十合敵不支再興以單騎入其軍擒兀朮不獲手殺數百人而還烏珠憤甚併力復來頓兵十二萬于臨潁再興以三百騎遇敵于小商橋驟與之戰殺二千餘人及萬戶撒八貝勒千戶百人再興戰

死後獲其屍焚之得箭鏃二升

牛臯字伯遠汝州魯山人初為射士金人入侵臯聚衆與戰屢勝西道總管翟興表補保義郎杜充留守東京臯討劇賊楊進于魯山三戰三捷賊黨奔潰累遷榮州刺史中軍統領金人再攻京西臯十餘戰皆捷加果州團練使京城留守上官悟辟為同統制兼西京南路提點刑獄金人攻江西者自荊門北歸臯潛軍于寶豐之宋村擊敗之轉和州防禦使充五軍都統制又與貝勒

戰魯山鄧家橋敗之轉西道招撫使偽齊乞師于金入寇皐設伏要地自屯丹霞以待敵兵悉衆來伏發得其首領鄭務爾遷安州觀察使尋除蔡唐州信陽軍鎮撫使知蔡州遇敵戰輙勝加親衛大夫會岳飛制置江西湖北將由襄漢規中原命皐隸飛軍飛喜甚即辟為唐鄧襄郢州安撫使尋改神武後軍中部統領偽齊使李成合金人復至破襄陽六郡敵將王嵩在隨州飛遣皐行裹三日糧糧未盡城已拔執嵩斬之得卒五千遂復

隨州李成在襄陽飛遣皐以騎兵擊破之復襄陽金人
攻淮西飛遣皐渡江自提兵與皐會時偽齊驅甲騎五
千薄廬州皐遥謂金將曰牛皐在此爾輩胡為見犯衆
皆愕然不戰而潰飛謂皐曰必追之去而復來無益也
皐追擊三十餘里金人相踐及殺死者相半斬其副都
統及千戸五人百戸數十人軍聲大振廬州平進中侍
大夫從平楊幺破之幺投窮皐鍾子儀投于水繼乃自
仆皐投水擒幺飛斬首函送都督行府除武泰軍承宣

使改行營護聖中軍統制尋充湖北京西宣撫司左軍統制加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金人渝盟飛命臯出師戰汴許間以功最除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成德軍承宣使樞密行府以臯兼提舉一行事務宣撫司罷改鄂州駐劄御前左軍統制升真定府路馬步軍副統總管轉寧國軍承宣使荆湖南路馬步軍副總管紹興十七年上巳日都統制田師中大會諸將臯遇毒亟歸語所親曰臯年六十一官至侍從幸不啻足所恨南北通

和不以馬革裹屍顧死牖下耳明日卒或言秦檜使師中毒皐云初檜主和未幾金渝盟入侵帝手札賜飛從便措置飛乃命皐及王貴董先楊再興孟邦傑李寶等經畧東西京汝鄭潁陳曹光蔡諸郡又遣梁興渡河糾合忠義社取河東北州縣未幾李寶捷于曹州捷于宛亭捷于渤海廟董先姚政捷于潁昌劉政捷于中牟張憲復潁昌淮寧府王貴之將楊成復鄭州張應韓清復西京皐及傅選捷於京西捷于黄河上孟邦傑復永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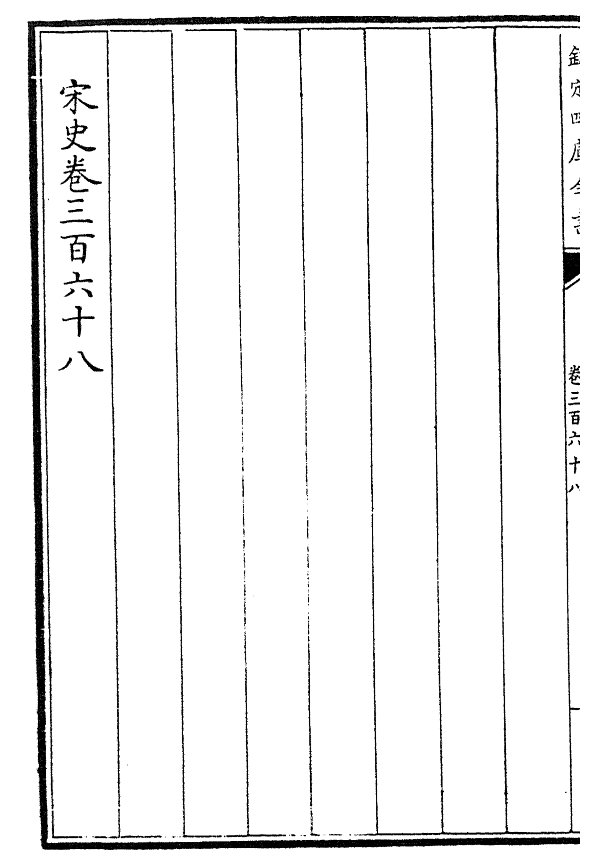
軍其將楊遇復南城軍又與劉政捷于西京梁興會太
行忠義及兩河豪傑趙雲李進董榮牛顯張峪等破金
人于垣曲又捷于心水追至孟州之邵原金張太保成
太保等以所部降又破金高太尉兵于濟源喬握堅等
復趙州李興捷於河南府捷于永安軍梁興在河北取
懷衛二州大破烏珠軍斷山東河北金帛馬綱之路金
人大擾未幾岳飛還朝下獄死世以為恨云
胡閎休字良弼開封人宣和初入太學時方諱兵閎休

著兵書二卷靖康初㸃知兵科閭休應試中優等補承信郎金人圍城閭休分地而守二帝詣金營閭休欲結義士刦之何㮚禁止之二帝北遷范瓊散勤王師閭休曰勤王師可進不可退檄令隨軍而無靖康年號閭休得之泣下懐檄而走從辛道宗勤王南渡以忠義進兩官湖湘盜起或曰招之便或曰討之便閭休作致寇禦寇二篇言天地之氣先春後秋招之不伏則討之於是以岳飛為招討使飛辟閭休為主管機宜文字以誅鍾

子儀功進成忠郎飛被誣死閎休發憤杜門佯疾十年卒有勤王忠義集藏于家孫照德安太守

論曰王德素有威畧蚤隸劉光世審其不可恃晚從張俊竟以功名顯其知所擇哉王彥棄家赴國累破堅敵威振河朔晚奪兵柄使之治郡用違其材惜矣魏勝崛起無甲兵糧餉之資提數千烏合之衆抗金人數十萬之師卒完一州名震當時壯哉然見忌于諸將無援而戰死亦可惜矣張憲等五人皆岳飛部將為敵所畏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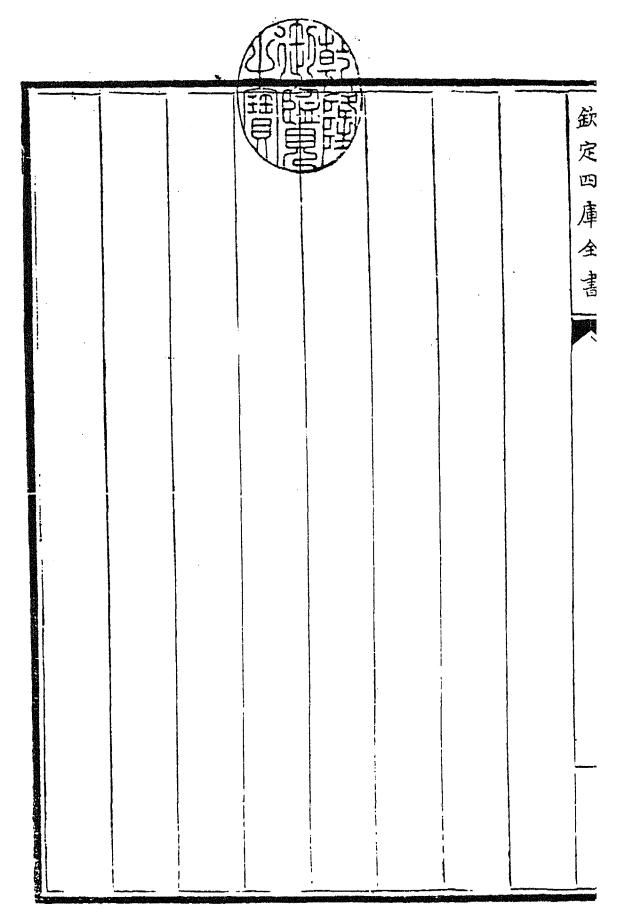
一時之傑也然或以戰没或以憤卒而憲以不證飛獄寃死悲夫



宋史卷三百六十八

謹案卷三百六十七第十一頁前八行先是張浚視師刊本浚訛俊按浚以樞相視師諸帥皆受節制張俊不得有此據各傳改

第十八頁後二行种師中制置河東按种師中傳師中嘗副姚古為河北制置使未嘗制置河東疑有訛


乾隆御覽之寶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勳

謄錄監生臣徐大豐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宋史卷三百六十九 七十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禄

宋史卷三百六十九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二十八

張俊 從子子蓋 張宗顏 劉光世

王淵 解元 曲端

張俊字伯英鳳翔府成紀人好騎射負才氣起於諸盜年十六爲三陽弓箭手政和七年從討南蠻轉都指揮

使宣和初從攻夏人仁多泉始授承信郎平鄆州賊李太及河朔山東武胡羣寇功最進武德郎靖康元年以守東明縣功轉武功大夫金人攻太原城守命制置使种師中往援屯榆次金人以數萬騎壓之俊時爲隊將進擊殺傷甚衆獲馬千匹請乘勝要戰師中以日不利急令退保金人諜俊計不行悉兵合圍攻益急榆次破師中死之俊與所部數百人突圍而出且行且戰至烏河川再與敵遇斬五百級金人圍汴京高宗時爲兵馬

大元帥俊勤兵從信德守臣梁楊祖勤王高宗見俊英
偉擢元帥府後軍統制累功轉滎州刺史建炎元年正
月從高宗至東平府時劇賊李昱據兖州命俊爲都統
制討之與數騎突圍挑戰諸軍爭奮賊遂殲進桂州團
練使尋加桂州防禦使中書舍人張徵自汴京賫蠟詔
命高宗以兵付副帥還京高宗問大計俊曰此金人詐
謀爾今大王居外此天授豈可徒往因請進兵高宗許
之遂如濟州開啓乾龍節迫夜有告高宗欲俟元帥謁

香劫以叛羣議集諸軍屯備俊曰元帥不出姦謀自破
遂徙州治賊術窮黎明引軍北逼俊勒兵追殺之進徐
州觀察使高宗以俊忠勞日積遷拱衛大夫旣而汴京
破二帝北遷人心皇皇俊懇辭勸進高宗涕泣不許俊
曰大王皇帝親弟人心所歸當天下洶洶不早正大位
無以稱人望且白耿南仲奏之表三上高宗發濟州俊
便道扈行至應天府高宗始即位初置御營司以俊爲
御營前軍統制遣還京迎隆祐太后權秦鳳兵馬鈐轄

尋奉太后及六宫以歸除帶御器械時江淮羣盜蜂起俊討杜用于淮寧趙萬郭青于鎮江陳通于杭州蔣和尚等于蘭溪皆平之落階官除正任觀察使二年升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尋破秀州賊數萬縛徐明斬之進武寧軍承宣使帝如揚州召諸將議恢復俊曰今敵勢方張宜且南渡據江爲險練兵政安人心俟國勢定大舉未晚俊又請移左藏庫于鎮江旣而敵掩至已逼近甸俊亟奏飭甲乘從帝如臨安苗傅劉正彦反俊時屯

兵吳江縣傅等矯詔加俊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以
三百人赴秦鳳命他將領餘兵俊知其僞拒不受三軍
洶洶俊諭之曰當詣張侍郎求決即引所部八千人至
平江張浚語俊以傅等欲危社稷泣數行下俊大慟浚
諭以決策起兵問罪俊泣拜且曰此須侍郎濟以機術
毋驚動乘輿呂頤浩至俊見之亦涕泣曰今日惟以一
死報國劉光世以所部至俊釋舊憾韓世忠來自海上
俊借一軍與之俱世忠爲前軍俊以精兵翼之光世次

之戰于臨平傅等兵敗開城以出世忠俊光世入城見于内殿帝嘉勞久之拜鎮西軍節度使御前右軍都統制尋爲浙東制置使金人分兵深入渡江攻浙杜充棄建康韓世忠自鎮江退保江陰帝如明州俊自越州引兵至烏珠攻臨安帝御樓船如温州留俊於明州以拒敵帝賜親札曰朕非卿則倡義誰先卿捨朕則前功俱廢宜戮力共扞敵兵一戰成功當封王爵癸卯除夕金兵至城下俊使統制劉寶與戰兵少却其將党用邱横

死之於是統制楊沂中田師中統領趙密皆殊死戰沂中舍舟登岸力戰殿帥李質以班直來助守臣劉洪道率州兵射其旁大破之殺數千人金呼人至砦計事俊令小校往金人與語欲如越州請降俊拒之戒將士毋驕惰慮敵必再至下令清野多以輕舟伏弩閉關自守四年正旦忽西風起金人乘之果復攻明州俊與劉洪道坐城樓上遣兵掩擊殺傷大當金人奔北死於江者無數夜拔砦去屯餘姚且請濟師於烏珠後七日敵再

至俊引兵趨入台州明州居民去者十七八未幾江浙
羣盜蠭起授俊兩浙西路江南東路制置使以所部招
収羣盜命後軍統制陳思恭隸之且令兩浙宣撫使周
望以兵屬俊劉光世韓世忠之外諸將皆受節度六月
改御前五軍爲神武軍俊即本軍爲神武右軍都統制
除檢校少保定江昭慶軍節度使十月浙西羣盜悉平
改江南招討使紹興元年帝至會稽時金人殘亂之餘
孔彥舟據武陵張用據襄漢李成尤悍彊據江淮湖湘

十餘州連兵數萬有席卷東南意多造符讖蠱惑中外圍江州久未解時方患之范宗尹請遣將致討俊慨然請行遂改江淮路招討使成黨馬進在筠州豫章介江筠之間俊聞命就道急趨豫章且曰我已得洪州破賊決矣乃歛兵若無人者金鼓不動令將士登城者斬居月餘進以大書牒來索戰俊以細書狀報之賊以俊爲怯俊諜知賊怠乃議戰岳飛爲先鋒楊沂中由上流徑絕生米渡出賊不意追奔七十里至筠州賊背筠河而

陣俊用楊沂中計親以步兵當其前精騎數千授沂中及陳思恭俾從山後來擊以午爲期俊與賊鏖戰至午精騎自山馳下賊駭亂退走大敗既復筠州臨江軍捷奏帝賜御筆謂宜乘賊勢已衰當官軍已振驅除勦戮速收全功俊未拜親詔已追至北奉新樓子莊賊黨商元據草山挾險設伏俊遣步兵從間道直趨山椒殺伏奪險乘勝追至江州成勢迫絕江而遁虢俊爲張鐵山復江州已而興國軍等處羣盜聞俊兵至皆遁去使引

兵渡江至黃梅縣親與成戰成懲奉新失險之敗據石矢坡憑山以木石投人俊先遣游卒進退若爭險狀以誑賊俊親冒矢石帥衆攻險賊衆數萬俱潰馬進爲追兵所殺成北走降劉豫諸郡悉平拜太尉四年十月金人與劉豫分道入侵先是諜至舉朝震恐或請他幸俊謂趙鼎曰避將何之惟向前進一步庶可脫當聚天下兵守平江徐爲計鼎曰公言避非策是也以天下兵守一州非也公但堅前議足矣遂以俊爲兩浙西路江南

東路宣撫使屯建康既而改淮西宣撫使瀕江相距逾月敵不得入俊遣張宗顏潛渡至六合出其背敵將引去俊繼遣王進曰敵既無留心必逕渡淮去可速及其未濟擊之進往敵果北渡遂薄諸淮大敗之獲其酋程師回張延壽以獻五年劉麟入寇俊與楊沂中合兵拒于泗州六年改崇信奉寧軍節度使劉麟兵十餘萬犯濠壽詔併以淮西屬俊楊存中亦聽節制與俊合兵拒敵俊分遣存中與張宗顏王𤦺田師中等自定遠軍次

越家坊遇劉猊左右軍擊走之俊率大軍鼓行而前至
李家灣遇猊大兵與戰殺獲畧盡降者萬餘人猊僅以
身免拜少保加鎮洮崇信奉寧軍節度使帝曰卿議論
持重深達敵情兼聞挽强之士數萬報國如此朕復何
慮又曰羣臣謂朕待卿獨厚其仰體眷懷益思勉勵七
年改淮南西路安撫使置司盱眙俊與韓世忠入見議
移屯秦檜奏臣嘗語世忠俊陛下倚此二大將譬如兩
虎固當各守藩籬使寇不敢近帝曰正如左右手豈可

一手不盡力邪命俊自盱眙屯廬州八年金人請寢兵許之賜俊安民靖難功臣拜少傅九年冬金復渝盟再破河南圖順昌府命俊策應劉錡俊督軍渡江金人引退繼而金人三路都統自東南兩京分道來侵抵亳州北渡河俊收宿亳諸軍擊之盡復衛眞鹿邑等地師還十年酈瓊在亳州俊以大軍至城父都統制王德下符離乘勝趨亳與俊合俊引軍入城金人棄城遁父老列香花迎俊遂復亳州留統制朱超守之俊引軍還壽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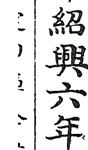
進少師封濟國公十一年二月烏珠入合肥漸攻歷陽江東制置大使葉夢得見俊請速出軍俊遣兵渡江諭諸將曰先得和州者勝王德願爲諸軍先士鼓譟而行敵已據之德率衆渡采石先登俊宿中流德抵城下金人退屯昭關後三日復敗金將韓常于含山命關師古復巢縣遂復昭關使左軍統制趙密偃兵篁竹出六丈河以分金勢張守忠以五百騎敗金人於全椒未幾敵斷石梁以拒俊俊疾作力疾引衆涉流登岸追擊之王

德與楊存中劉錡會兵敗金人于柘皐拜樞密使俊知
朝廷欲罷兵首請納所統兵議賞宿亳功俊部將王德
田師中劉寶李橫馬立張㴬六人同日首受上賞俊力
贊和議與秦檜意合言無不從薦士大夫監司郡守者
甚衆雖劉子羽自謫籍起家亦俊力也加太傅封廣國
公尋進益國公十二年十一月以殿中侍御史江邈論
之罷爲鎮洮寧武奉寧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初檜以
俊助和議德之故盡罷諸將以兵權付俊歲餘俊無去

意故檜使邀攻之尋進封清河郡王奉朝請十三年勅修甲第遣中使就第賜宴侑以教坊樂部十六年改鎮靜江寧武靜海軍二十一年冬帝幸其第拜太師以其姪清海軍承宣使子蓋爲安德軍節度使其他子弟遷秩者十三人南渡後俊握兵最早屢立戰功與韓世忠劉錡岳飛並爲名將世稱張韓劉岳然濠壽之役俊與錡有隙獨以楊沂中爲腹心故有濠梁之衂岳飛寃獄韓世忠救之俊獨助檜成其事心術之殊也遠哉帝於

諸將中眷俊特厚然警敕之者不絕口自淮西入見則敎其讀郭子儀傳召入禁中戒以毋與民爭利毋興土木二十四年六月薨年六十九輟視朝三日斂以一品服帝臨奠哭之慟追封循王子五人子琦子厚子顏子正子仁

子蓋字德高父宏應募從俊軍河上金人破開德府宏戰死子蓋初從韓世忠討苗傅補承信郎累功遷武功郎紹興六年劉猊大舉入寇過定遠縣將趨宣化窺淮



詔遣俊會劉光世軍勦之子蓋從俊擊猊于藕塘授閤門宣贊舍人明年改昌州刺史江南東路馬步軍都總管十年金人再取河南以興復宿亳功遷登州防禦使兼宣撫司衙兵副統制十一年二月烏珠入廬州攻含山縣漸攻歷陽俊遣兵渡江子蓋從王德馳入和州金人退屯昭關會劉錡自東關引兵出清溪邀擊金人俊遣子蓋與錡會大戰於柘皐敗之軍勢赫張烏珠復攻濠州子蓋又敗之于州梁橋除興寧軍承宣使和議成

改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十三年授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兩浙西路馬步軍都總管帝幸俊第授子蓋安德軍節度使三十二年春金人攻海州急以子蓋爲鎮江府都統往援之即日渡江馳至楚州淮東漕臣龔濤謂之曰敵衆十倍兵力不支宜張虛聲攻淮陽使之必救則海州可解子蓋曰彼若不救將如之何乃亟趨漣水取便道以進次石湫堰金人陳萬騎於河東子蓋率精銳數千騎擊之謂麾下曰彼衆我寡利在速戰

遣統制張玘畧陣玘中流矢子蓋曰事急矣奮臂大呼馳入陣諸將繼之殊死戰賊大敗擁溺石湫河死者半圍遂解金人復整軍來戰子蓋再率精銳擊之獲其車馬鎧仗萬計退屯泗州孝宗即位召對賜鞍馬鎧甲束帶且令招集勇敢相時而動子蓋受命還招金大將蕭哲伯耶律造哩將其衆來降尋以疾還鎮江授檢校少保淮東招撫使未上卒年五十一贈太尉謚恭壯子蓋從俊征討蘄塘柘臯雖多奏功未能出諸將右惟海州

一捷可稱云

張宗顔字希賢延安人父吉爲涇原將解宣威城圍死之宗顔以父恩補三班借職監閿鄉酒税積官至涇原副將權殿前司統轄御營軍統制張俊選爲統領從俊討浙西寇秀州軍校徐明以城叛宗顔夜襲其城明遁轉忠州刺史遷御前中軍統制金人攻明州宗顔破其前軍盜楊勍破松溪命宗顔及李捧陳思恭討之宗顔次浦城不進勍又掠建州宗顔趨南劒州與勍遇遂歸

盜猶未平謬言已擊退侍御史沈與求劾宗顏三將並出不能平數千之潰卒何以示敵貶二秩從俊討李成與成將馬進戰玉隆觀敗之遷環慶路馬步軍副總管神武右軍統制改麟州觀察使僞齊挾金人攻宣化鎮俊遣宗顏潛渡江出其後襲之不勝俊庇之以捷聞遂加沂州防禦使繼以兵襲擊淮北復遷崇信軍承宣使宣撫司前軍統制僞齊入寇詔張俊解淮西急督府張浚遣楊沂中與俊合檄宗顏自泗州為後繼與猊遇于

李家灣大破之横屍滿野猊僅以身遁擢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武信軍承宣使八年知廬州總帥事敵數百騎抵城下宗顔以騎百餘禦之敵退有至自淮北者傳金人言曰此張鉄山弟也紹興九年卒年四十四贈保靜軍節度使謚壯敏

劉光世字平叔保安軍人延慶次子初以蔭補三班奉職累陞鄜延路兵馬都監蘄州防禦使方臘反延慶爲宣撫司都統遣光世自將一軍趨衢婺出其不意破之

賊平授燿州觀察使陞鄜延路兵馬鈐轄時有事燕薊光世從延慶取易州授奉國軍承宣使金將郭藥師降除威武奉寧軍承宣使延慶遣諸將擣虛趨燕以光世爲後繼光世不至諸將失援而潰降三官河北賊張迪掠濬州境詔光世討之光世曰賊烏合非有紀律佯北以邀之其亂可取也即麾騎退賊競進光世引騎貫其中賊大潰復承宣使統鄜延路馬步軍副總管靖康元年金兵攻汴京夏人乘間寇杏子堡堡有兩山對峙地

險阨光世據之敵至敗去擢侍衛馬軍都虞候金再攻
汴京光世入援聞范致虛傳檄諸路議引兵會之會有
詔止勤王兵光世以爲宜速進不可以詔示衆既而潰
兵至具言京城事衆懼光世矯以蕃官來自汴京謂二
帝決圍南去衆稍安進屯陝府致虛欲合五路兵進與
金戰光世難之别道趨虢遂至濟州謁康王命爲五軍
都提舉王即皇帝位命爲省視陵寢使尋爲提舉御營
使司一行事務行在都巡檢使斬山東賊李昱遷奉國

軍節度使平鎮江叛兵改滁濠太平州無爲軍江寧府制置使討張遇於池州遇望其陣曰官軍不整可破也時湖水涸賊越湖出官軍後官軍亂光世幾被執王德救之得免遇循江而上光世整兵追至江州斷其後軍破之遇復東下又追擊於江寧二年以功加檢校少保命討李成光世以王德爲先鋒與成遇於上蔡驛口橋敗之成收散卒再戰光世以儒服臨軍成遥見白袍青蓋併兵圍之德潰圍拔光世以出下令得成者以其官

爵與之士爭奮再戰皆捷成遁執其謀主陶子思加檢
校少傅帝在揚州金騎掩至天長光世迎敵未至而軍
潰帝倉卒渡江命光世爲行在五軍制置使屯鎭江府
控扼江口尋加檢校太保殿前都指揮使苗劉爲亂素
憚光世遷光世爲太尉淮南制置使張俊在平江馳書
諭以勤王光世不從呂頤浩遣使至鎭江說之乃引兵
會于丹陽兵進光世以選卒爲游擊仍分軍殿後遇苗
翊馬柔吉軍于臨平與韓世忠等破之至行在遷太尉

御營副使光世遣王德助喬仲福追傅至崇安縣盡降其衆傅僅以身免逆將范瓊被執張浚使光世撫定其衆又招賊靳賽降之命光世爲江東宣撫使守太平及池州受杜充節制光世言受充節制有不可者六帝怒詔毋入光世殿門光世始受命隆祐太后在南昌議者謂金人自蘄黃渡江陸行二百里可至命光世移屯江州爲屏蔽光世既至日置酒高會金人自黃州渡江凡三日無知之者比金人至遂遁太后退保虔州馮檝貽

書光世言賊深入最兵家之忌進則距山退則背江百
無一利而敢如此横行者以前無抗拒後無襲逐也太
尉儻選精兵自將來洪而開一路令歸伏兵掩之可使
匹馬不還光世不能用自信州引兵至南康鄱瓊圍固
始縣光世遣人招降之又遣王德擒妖賊王念經于信
州時光世部曲無所隸號太尉兵侍御史沈與求論其
非宜會御營司廢乃以巡衛名其軍命充御前巡衛軍
都統制召赴行在授浙西安撫大使知鎮江府光世言

安撫控制一路若但守鎮江則他郡有警不可離任望
別除守臣光世專充安撫使從便置司時光世慮金人
必過江故預擇便地帝覺之止許增辟通判右諫議大
夫黎確疏其擇便求佚中外所憤帝釋不問加寧武軍
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以遣之光世乞便宜行事不許
時韓世忠張俊兼領浙西制置使光世復言本路兵火
之餘不任三處需求遂罷世忠俊兼領時金兵留淮東
光世頗畏其鋒楚州被圍已百日帝手札趣光世援楚

者五竟不行但遣王德酈瓊將輕兵以出時奏殺獲而
已楚州破命光世節制諸鎮力守通泰完顔昌屯承楚
光世知其衆思歸欲攜貳之乃鑄金銀銅錢文曰招納
信寶獲敵不殺令持錢文示其徒有欲歸者扣江執錢
爲信歸者不絶因刜奇兵赤心兩軍昌遂拔砦去紹興
元年金人渡淮眞揚州皆闕守命光世兼淮南京東路
宣撫使置司揚州措置屯田迄不行張俊討李成又命
光世分兵往舒蘄擣其巢穴光世以江北盜未平爲辭

命兼淮南宣撫使領眞揚通承楚州漣水軍郭仲威謀
據淮南以通劉豫光世遣王德擒之并其衆范宗尹言
光世軍多冗費請汰其罷軟者帝曰俟作手書與之如
家人禮庶幾不疑光世以枯秸生穗爲瑞聞于朝帝曰
歲豐人不乏食朝得賢輔佐軍有十萬鐵騎乃可爲瑞
此外不足信淮北人多歸附者命光世兼海泗宣撫使
以安輯之五湖捕魚人夏寧聚衆千餘掠人爲食郭仲
威餘黨出没淮南邵青據通州光世皆招降之光世請

鑄淮東宣撫使印給錢糧增將吏皆從其請仍給鎮江府常州江陰軍苗米三十七萬斛爲軍中一歲費二年復命移屯揚州時至鎮江視師光世不奉詔入朝言鄰寇有疑或致生事願仍領浙西爲根本計右司諫方孟卿劾之乞召宰執與議使之必往光世猶以乏糧爲辭光世之來以繒帛方物爲獻帝命分賜六宫中丞沈與求以爲不可命還之呂頤浩與光世有故怨頤浩將出視師首言光世兵冗不練乞移其軍還闕帝曰光世軍

糧不足若驟移必潰先犒軍而後料簡可也頤浩至鎮江光世軍果告乏頤浩奏光世軍月費二千萬緡乞差官考覈詔御史江躋度支胡蒙至軍點校終不得實帝方倚其成功尋詔兩漕臣措置鎮江酒稅務助其軍費又罷織御服羅省七百萬緡以助之加寧武寧國軍節度使光世奏部將喬仲福靳賽防江有勞詔進一官許回授光世固乞轉行給事中程瑀持不可又言光世兵未渡江金人或渡淮江浙必震光世方遣人按行宜興

湖洑之間以備退保詔以章示之光世遷延如故三年命光世與韓世忠易鎮同召赴闕授檢校太傅江東宣撫使世忠既至鎮江城下姦人入城焚府庫光世擒之皆云世忠所遣世忠屯登雲門光世引兵出懼其扼巳改途趨白鷺店世忠遣兵襲其後光世以聞帝遣使和解仍書賈復寇恂傳賜之命爲江東淮西宣撫使置司池州賜錢十萬緡劉豫將王彦光揚兵淮上有渡江意光世扼馬家渡遣酈瓊屯無爲軍爲濠廬援賊乃退光

世奏鄜延李佾充閤門祗候言者論其渉私罷之金人劉豫入侵時光世張俊韓世忠權相敵且持私隙帝遣侍御史魏矼至軍中諭以滅怨報國光世乃移書二帥二帥皆復書致情光世始移軍太平州以援世忠金兵退光世入覲遷少保帝曰卿與世忠以少嫌不釋然烈士當以氣義相許先國家而後私讐復諭以光武分寇恂賈復之事光世泣謝請以所置淮東田易淮西田給事中晏敦復言其擾民而止又請竝封其三妾爲孺人

南渡後諸大將封妾自此始會改神武軍爲行營護軍以光世所部稱左護軍劉豫築龍城以窺淮西光世遣王師晟破之加保靜軍節度使遂領三鎮張浚撫淮上諸屯劉豫挾金人分道入侵命光世屯廬州以招北軍與韓世忠張俊鼎立楊沂中將精卒爲後距劉猊驅鄉民僞爲金兵布淮境光世奏廬難守密干趙鼎欲還太平州浚命呂祉馳往軍中督師光世已舍廬州退浚遣人厲其衆曰若有一人渡江即斬以狗光世不得已駐

兵與沂中相應遣王德酈瓊領兵自安豐出謝步遇金將三戰皆敗之張浚入對言光世驕惰不戰不可為大將請罷之帝命與趙鼎議鼎曰光世將家子孫將卒多出其門罷之恐拂人心遂遷護國鎮安保靜軍節度使右司諫陳公輔劾其不守廬州張浚言其沈酣酒色不恤國事語以恢復意氣怫然乞賜罷斥光世引疾請罷軍政又獻所餘金穀于朝拜少師充萬壽觀使奉朝請封榮國公賜甲第一區以兵歸都督府公輔又言光世

雖罷而遷少師賞罰不明中書舍人勾龍如淵又繳還
賜第之命帝曰光世罷兵柄若恩禮稍加則諸將知有
後福皆效力矣卒賜之初光世麾下多降盜素無紀律
至是督府命吕祉節制其軍酈瓊殺祉驅諸軍降劉豫
九年用講和恩賜號和衆輔國功臣進封雍國公陝西
宣撫使弟光遠疏其短于言路如淵時爲中丞再論光
世不可遣而止十年金人圍順昌拜太保爲三京招撫
處置使以援劉錡光世請李顯忠爲前軍都統又請王

德自隸德不顧受其節制顯忠行至宿泗軍多潰進至和州秦檜主罷兵召還光世入見爲萬壽觀使改封楊國公疾革乞免其家科役中書舍人張廣格不下卒年五十四贈太師官其子孫甥姪十四人謚武僖乾道八年追封安城郡王開禧元年追封鄜王光世在諸將中最先進律身不嚴馭軍無法不肯爲國任事逋寇自資見詆公論嘗入對言願竭力報國他日史官書臣功第一帝曰卿不可徒爲空言當見之行事建炎初結內侍

康履以自固又蚤解兵柄與時浮沈不爲秦檜所忌故
能竊寵榮以終其身方之韓岳遠矣
王淵字幾道熙州人後徙環州善騎射應募擊夏國屢
有功累遷熙河蘭湟路第三將部將權知鞏州寧遠砦
諸羌入寇經畧司討之表淵總領岷山蕃兵將興師城
澤州羌悉衆來爭淵奮擊大破之追至邈川城移同總
領湟州蕃兵將兼知臨宗砦坐法免宣和五年劉延慶
討方臘以淵爲先鋒賊將據錢塘勢張甚淵諭小校韓

世忠曰賊謂我遠來必易我明日爾逆戰而僞遁我以强弩伏數百步外必可得志世忠如其言賊果追之伏弩卒發應弦而倒逐北至淳安賊據幫源峒遂圍而平之授閤門宣賛舍人權京畿提舉保甲兼權提點刑獄公事繼從延慶攻契丹重兵壁盧溝南遣淵等數千人護餉道戰敗爲敵所獲已而逃歸猶以出塞遷武功大夫果州團練使又從楊惟忠辛興宗破羣盜高托山等遷拱衛大夫寧州觀察使靖康元年爲真定府總管就

遷都統制吳湛據趙州叛淵討平之金人攻汴京河東
北宣撫使范訥統勤王兵屯雍邱以淵爲先鋒尋以所
部歸康王府明年張邦昌僭立康王如濟州命淵以三
千人入衛宗廟淵至汴都以朝服見邦昌納謁曰參冢
宰相公邦昌始易紫袍延之政事堂淵慟哭宣教康王
即皇帝位淵與楊惟忠韓世忠以河北兵劉光世以陝
西兵張俊苗傅等以帥府及降羣盜兵皆在行朝不相
統一始置御營司以淵爲都統制扈從累月不釋甲帝

如揚州授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尋改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進保大軍承宣使時羣盜蠭起以淵爲制置使平杭賊提兵四出所向皆捷平軍賊趙萬於鎮江誅杭賊陳通於杭州降張遇於楊子橋期年羣盜畧盡遷嚮德軍節度使惟趙萬陳通等巳招其降而復盡誅之建炎三年二月金人攻揚州帝倉卒渡江淵與内侍康履從至鎮江奉國軍節度使劉光世見帝泣告淵專管江上海船每言緩急決不誤事今臣所部數萬二千餘

騎皆不能濟淵忽其言斬江北都巡檢皇甫佐以自解中書侍郎朱勝非馳見淵督之乃始經畫已無所及自是淵失諸將心帝欲如鎮江以援江北羣臣亦固請淵獨言鎮江止可捍一面若金人自通州渡先據姑蘇將若之何不如錢塘有重江之險議遂決命淵守姑蘇言戎器全缺兵匠甚少乞括民匠營繕尋自平江赴行在拜簽書樞密院事仍兼都統制命下諸將籍籍帝聞之乃命免奏事簽書仍解都統制以慰衆心先是統制官

苗傳自負世將以淵驟用頗觖望劉正彥嘗招巨盜丁進亦以賞薄怨淵而内侍康履頗用事及淵入樞府傳正彥以其由宦官薦愈不平俟淵入朝伏兵殺之併殺康履遂成明受之變淵時年五十三淵爲將輕財好義家無宿儲每言朝廷官人以爵禄足代耕若事鋒刃我何愛爵禄曷若爲富商大賈邪初帝在南京聞淵疾遣中使曾澤問疾澤還言其帷幔茵褥皆不具帝輟所御紫茸茵以賜然其平羣盜多殺降與康履深交故及於

禍贈開府儀同三司累加少保官其子孫八人紹興四年又官二人乾道六年謚襄愍子倚

解元字善長保安軍德清砦人踈眉俊目猿臂善騎射起行伍爲清澗都虞候建炎三年隸大將韓世忠麾下擢偏將世忠出下邳聞金兵大至士皆駭愕元領二十騎擒其生口知敵動息俄逢騎數百身自陷陣橫刺首領墜馬餘皆遁去授閤門宣贊舍人苗傅劉正彥之變從世忠追至臨平與戰賊勢既衰擒于浦城四年三月

金人攻浙西世忠治兵京口邀其歸路以海艦橫截大江金人出小舟數十以長鈎扳艦元在别舸躍入敵舟以短兵擊殺數十人擒其千戸授忠州團練使統制前軍繼從討閩寇范汝爲轉討湖外諸盜時劉忠據白面山憑險築壘世忠討之距賊營三十里而陣元獨跨馬涉水薄賊砦四顧周覽賊因山設望樓從高瞰下以兵守之乇壯鋭於四山視其指呼而出戰元既得其形勢歸告世忠曰易與爾若奪據其望樓則技窮矣世忠然

之遣元率兵五百長戟居中翼以弓矢自下趨高賊衆莫支乃據望樓立赤幟四面並進賊遂平改相州觀察使紹興四年金人偽齊合兵入侵世忠自鎮江趨揚州命元屯承州金人至近郊元度翌日必至城下遣百人伏要路百人伏嶽廟自以四百人伏路隅令曰俟金人過我當先出掩之伏要路者視我麾旂則立幟以待金人必自嶽廟走伏者背出又決河岸遏其歸路金人果走城下伏發金人進退無路乃走嶽廟元追之獲百四

十八人止遺二人時城中兵不滿三千金萬戸黒頭虎直造城下約降元匿其兵以微服出僞若降者金人梢懈俄伏發擒黒頭虎未幾金兵四集元戰却之追北數十里金人赴水死者甚衆改同州觀察使六年從世忠出下邳以數百騎破敵伏兵授保順軍承宣使十年畧地淮陽至劉令莊騎繞三百當敵騎數千元揮戈大呼衆爭奮敵披靡俄而救至後部疑懼元回顧曰我在此若等無慮衆乃安轉戰自辰至午敵退成列而還加龍

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明年世忠罷兵柄爲樞密使以元爲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以統其衆又明年進侍衛親軍馬步軍都虞候尋授信保軍節度使卒年五十四贈檢校少保

曲端字正甫鎮戎人父渙任左班殿直戰死端三歲授三班借職警敏知書善屬文長於兵畧歷秦鳳路隊將涇原路通安砦兵馬監押權涇原路第三將夏人入寇涇原帥司調統制李庠捍禦端在遣中庠駐兵栢林堡

斥堠不謹爲夏人所薄兵大潰端力戰敗之整軍還夏人再入寇西安州懷德軍相繼陷没鎮戎當敵要衝無守將經畧使席貢疾栢林功奏端知鎮戎軍兼經畧使統制官建炎元年十二月婁宿攻陜西二年正月入長安鳳翔關隴大震二月義兵起金人自鞏東還端時治兵涇原招流民潰卒所過人供糧秸道不拾遺金游騎入境端遣副將吳玠據清溪嶺與戰大破之端乘其退遂下兵秦州而義兵已復長安鳳翔統領官劉希亮自

鳳翔歸端斬之六月以集英殿修撰知延安府王庶爲
龍圖閣待制節制陝西六路軍馬遂授端吉州團練使
充節制司都統制端雅不欲屬庶九月金人攻陝西庶
召端會雍耀間端辭以未受命庶以鄜延兵先至龍坊
端又稱已奏乞回避席貢别遣統制官龐世才將步騎
萬人來會庶無如之何則檄貢勒端還舊任遣陝西節
制司將官賀師範趨耀别將王宗尹趨白水且令原慶
出師爲援三帥各遣偏將劉仕忠寇鱓來與師範會庶

欲往耀督戰已行會龎世才兵至邠端中悔以狀白庶言已赴軍前庶乃止師範輕敵不戒卒遇敵于八公原戰死二將各引去端遂得涇原兵柄十一月金諜知端庶不協併兵攻鄜延時端盡統涇原精兵駐淳化庶日移文趣其進又遣使臣進士十數輩往說端端不聽庶知事急又遣屬官魚濤督師端陽許而實無行意權轉運判官張彬爲端隨軍應副問以師期端笑謂彬曰公視端所部孰與李綱救太原兵乎彬曰不及也端曰綱

召天下兵不度而往以取敗今端兵不滿萬不幸而敗則金騎長驅無陝西矣端計全陝西與鄜延一路孰輕重是以未敢即行不如蕩賊巢穴攻其必救乃遣吳玠攻華州拔之端自分蒲城而不攻引兵趨耀之同官復迂路由邠之三水與玠會襄樂金攻延安急庶收散亡往援溫州觀察使知鳳翔府王𤫩將所部發興元比庶至甘泉而延安已陷庶無所歸以軍付𤫩自將百騎與官屬馳赴襄樂勞軍庶猶以節制望端欲倚以自副端

彌不平端號令素嚴入壁者雖貴不敢馳庶至端令每
門裁其從騎之半及帳下僅數騎而已端猶虛中軍以
居庶庶坐帳中端先以戎服趨于庭旣而與張彬及走
馬承受公事高中立同見帳中良久端聲色俱厲問庶
延安失守狀曰節制固知愛身不知愛天子城乎庶曰
吾數令不從誰其愛身者端怒曰在耀州屢陳軍事不
一見聽何也因起歸帳庶留端軍終夕不自安端欲即
軍中殺庶奪其兵夜走寧州見陜西撫諭使謝亮說之

曰延安五路襟喉今已失之春秋大夫出疆得以專之請誅庶歸報亮曰使事有指今以人臣擅誅於外是跋扈也公爲則自爲端意阻復歸軍明日庶見端爲言已自劾待罪端拘縻其官屬奪其節制使印庶乃得去王㻏將兩軍在慶陽端召之㻏不應會有告㻏過邠軍士劫掠者端怒命統制官張中孚率兵召㻏謂中孚曰㻏不聽則斬以來中孚至慶陽㻏已去遽遣兵要之不及而止初叛賊史斌圍興元不克引兵還關中義兵統領

張宗諤誘斌如長安而散其衆欲徐圖之端遣吴玠襲
斌擒之端自襲宗諤殺之三年九月遷康州防禦使涇
原路經畧安撫使時延安新破端不欲去涇原乃以知
涇州郭浩權鄜延經畧司公事自謝亮歸朝廷聞端欲
斬王庶疑有叛意以御營司提舉召端端疑不行議者
喧言端反端無以自明會張浚宣撫川陜入辨以百口
明端不反浚自收攬英傑以端在陜西屢與敵角欲仗
其威聲承制築壇拜端爲威武大將軍宣州觀察使宣

撫處置使司都統制知渭州端登壇受禮軍士歡聲如雷浚雖欲用端然未測端意遣張彬以招填禁軍爲名詣渭州察之彬見端問曰公常患諸路兵不合財不足今兵已合財已備羅索以孤軍深入吾境我合諸路攻之不難萬一尼堪併兵而來何以待之端曰不然兵法先較彼已今敵可勝止羅索孤軍一事然將士精銳不減前日我不可勝亦止合五路兵一事然將士無以大異於前況金人因糧於我我常爲客彼常爲主今當反

之按兵據險時出偏師以擾其耕穫彼不得耕必取糧河東則我爲主彼爲客不一二年必自困斃可一舉而滅也萬一輕舉後憂方大彬以端言復命浚不主端說四年春金人攻環慶端遣吳玠等拒于彭原店端自將屯宜禄玠先勝既而金軍復振玠小却端退屯涇州金乘勝焚邠州而去玠怨端不爲援端謂玠前軍已敗不得不據險以防衝突乃劾玠違節制是秋烏珠窺江淮浚議出師以撓其勢端曰平原廣野敵便於衝突而我

軍未嘗習水戰金人新造之勢難與爭鋒宜訓兵秣馬
保疆而已俟十年乃可端既與浚異浚積前疑竟以彭
原事罷端兵柄與祠再責海州團練使萬安州安置是
年浚爲富平之役軍敗誅趙哲貶劉錫浚欲慰人望下
令以富平之役涇原軍馬出力最多既却退之後先自
聚集皆緣前帥曲端訓練有方叙端左武大夫興州居
住紹興元年正月叙正任榮州刺史提舉江州太平觀
徙閬州於是浚自興州移司閬州欲復用端玠與端有

憾言曲端再起必不利於張公王庶又從而間之浚入其說亦畏端難制端嘗作詩題柱曰不向關中興事業却來江上泛漁舟庶告浚謂其指斥乘輿於是送端恭州獄武臣康隨者嘗忤端鞭其背隨恨端入骨浚以隨提點䕫路刑獄端聞之曰吾其死矣呼天者數聲端有馬名鐵象日馳四百里至是連呼鐵象可惜者又數聲乃赴逮既至隨令獄吏縶維之糊其口爇之以火端乾渴求飲予之酒九竅流血而死年四十一陜西士大夫

莫不惜之軍民亦皆悵悵有叛去者浚尋得罪追復端宣州觀察使謚壯愍端有將畧使展盡其才要未可量然剛愎恃才凌物此其所以取禍云

論曰南渡諸將以張韓劉岳並稱而俊爲之冠然夷考其行事則有不然者俊受心膂爪牙之寄其平苗劉雖有勤王之績然既不能守越又棄四明負亦不少矧其附檜主和謀殺岳飛保全富貴取媚人主其負戾又如何哉光世自恃宿將選沮卻畏不用上命師律不嚴卒

致酈瓊之叛迎合檜意首納軍權雖得善終牖下君子不貴也二人方之韓岳益遠矣然子蓋宗顏號俊子弟著海之功泗上之捷亦足稱焉王淵以總率扈從有勞遂至驕盈失將士心自取覆敗況結托康履與光世一轍烏足道哉解元始由韓世忠進其攻城野戰未嘗敗衄有可稱者不幸早世惜哉曲端剛愎自用輕視其上勞效未著動違節制張浚殺之雖冤蓋亦自取焉爾

宋史卷三百六十九

宋史卷三百六十九考證

曲端傳金人攻環慶端遣吴玠等拒於彭原店端自將屯宜禄玠先勝既而金軍復振玠小却端退屯涇州金乘勝焚邠州而去○臣人龍按張魏公三戰本末畧金羅索與其副薩里罕及哈富等攻邠州曲端拒之兩戰皆捷至白店原金引衆來犯又爲端所敗今本傳止云玠小勝竟不及端之敗金一語是蓋欲甚端之罪曲護張浚故耳

宋史卷三百六十九考證